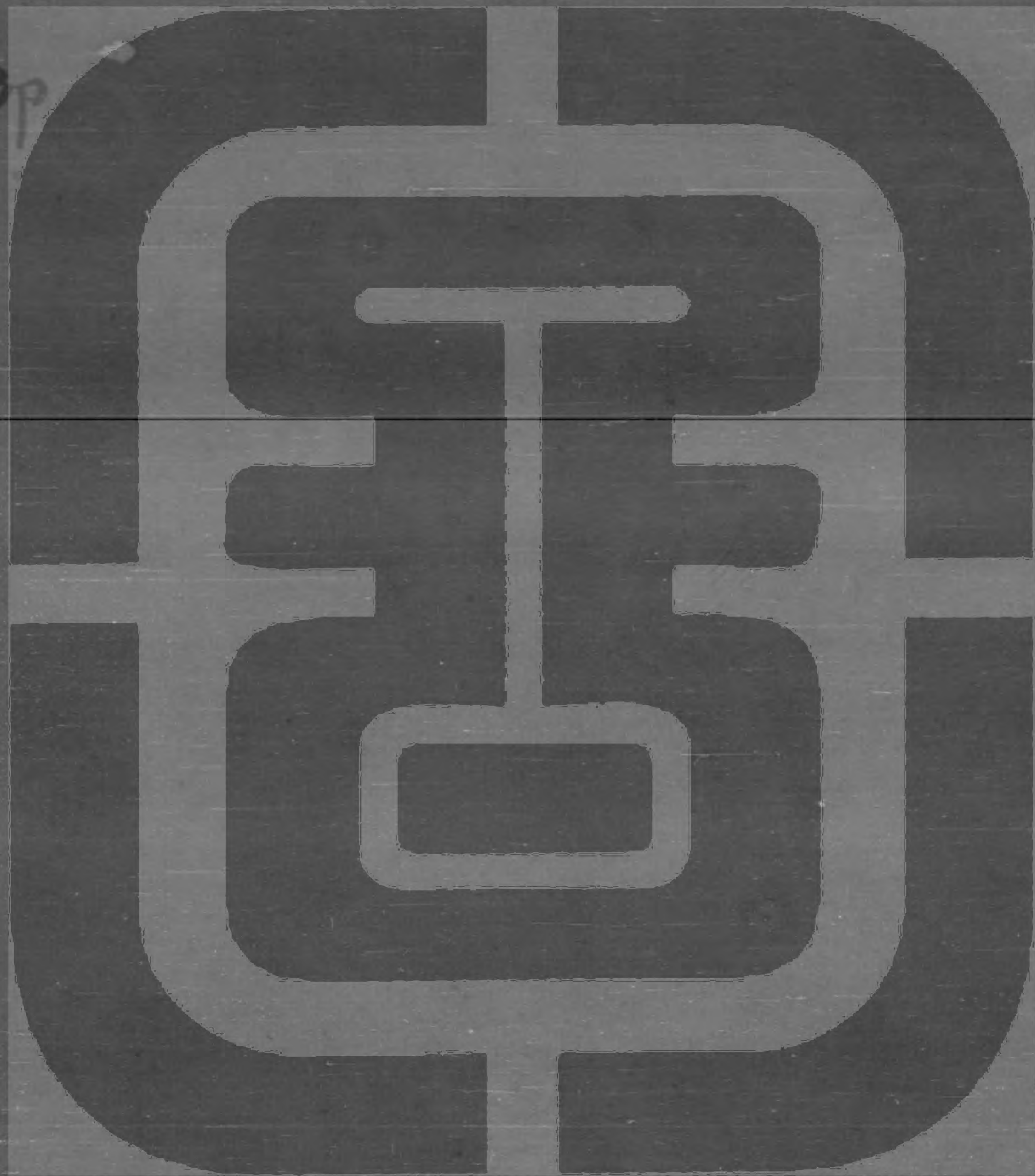


人品

餘冬錄

卯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則如卷之十六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魏崔浩之死高允其有定論乎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

寵任專制朝權嘗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

太子晃欲於先徵新徵者為之次第其議良是浩弗從

允謂浩曰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允知浩

有取死之道也浩監史書事閱湛都標共諂佞浩勸刊

新撰國史以彰直筆允謂湛標所營恐為崔門萬世之

禍而浩竟用湛標議允知浩有滅族之道也北人譖浩

暴揚國惡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等下至僮吏皆

夷五族。允特疑不為乞。更一見魏主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孽。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允明浩無應死之罪也。魏主因此意。解然猶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大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檻送浩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古今及逆之刑。不過此。何其酷也。嗚呼。浩無應死之罪。而有取死滅族之道。乃卒受此誅也。平日之才略。與其君之寵任。其足恃乎。浩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魏主嘗謂浩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指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吾中所懷。過於兵甲。朕之征伐。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此軍

國大帥。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河西入貢時。又執浩手。以示貢使。宗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其極口於浩如此。而今一切刑之如此。何其酷也。史稱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或傳李孝伯卒。魏主曰。崔司徒可惜。李孝伯可哀。嗚呼。曉矣。

○崔浩初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其甥盧玄止之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玄於此時。有以知浩之所以得罪於眾者矣。
○王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

高老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思避勢已窮矣而始求退已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心無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言不為無理景文亦獨索之何哉帝賜景文藥景文方與客慕神色不變局竟以敕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乃作墨啓答救致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負之君子之所為悲之者也

○王景文以明帝元舅屢辭位任言甚切至明帝不許

成國子亦近國而卒以藥賜死豈景文之罪哉盛滿之地其禍蓋有

援之得者亦不避之不可得者而世之人方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

已矣為位任不已既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免以總之初沈攸之兵起黨齊者以為反耳劉氏視之實義旗之

起也物子曰居舉攸之事不成而齊之篡始成攸之未嘗反劉氏也史

易該家良於繫後世勸戒正公論所在沈約宗書以罪運將移述

樂推之數為攸之罪是為有人心者之言抑郢州之敗

功曹臧寅曰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

死倉曹叅軍邊營亦以不降見殺大將軍節下有臧洪

其人非苟然者攸之與宗室宗義刑於言宗儼之所代

為表檄文疏攸之傳不悉載蓋史為齊諱也傳中有臧

渙詣益城。今天子斬之。之語可見。齊臣當特之筆。約有未及。政者雖然。約本齊臣。而身又佐梁武禪齊之事。以德愧桀犬之人。而述悖言。宜矣。

明事誅殺

弟如如

乃接

系

○褚淵事。晁以道謂自開闢以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贊。翊佐命。以本朝翰人者。實自淵始。淵風韻器識。見從時流。位重名尊。冒恩非淺。明帝顧命之際。本無蕭氏。淵乃引與共之。蕭言及世事。袁粲正義以折奸謀。而淵默然歸心。成彼大逆。沈攸之事起。非淵先備其內之計。繫或當有濟。而胞懷乃爾。賊黨識其無竒才異節。豈獨保妻子愛性命而已。石頭城之謠。傳遍天下。耳目淵何以視息。於覆載間。邪。宋華為齊。道成以淵為司空。

淵弟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淵子貴。恨淵失節。遂不復仕。淵從弟焯亦非淵身事二代。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德不昌。令有期。願之壽。沈文季。裕世祖曰。褚淵自謂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淵入朝。以扇障日。員外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宋史諸傳雜記數條如此。景倩之謂。竹帛所笑者。真千載有餘戮也。

○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乎。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

可味
子

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太尉常雋為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天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所以語其子之言也天可必乎而君子不以墮其為善之心就三人觀之湛愧於為善多矣宋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常人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福福報應可為不善耶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狗自此道不拾遺敬則立威

警言樂乃始一小兒于孔瑋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

刈隣家稻一束瑋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瑋之曰十歲便

為偷長大何所不為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

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擯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

自習俗切已如此况其長豈不為亂遂殺之嘻亦甚矣

宋樂初京中密察民甚疾有坐童孫陵祖母獄者刑部

主事李厚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

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笏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魚知遂痛

厚為安南椽厚忻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獄以媚

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復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
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揚尚書彥謚
嘗為之傳云

○齊王沈歷錢塘少陰林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
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為營
棺柩周洽歷旬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
使若無以殯歟吏人為買棺器二人俱載南史循吏傳
齊武帝嘗非洽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
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褻恤乃赦不給贈賻
男亦不為將
仕多於二物旅亦
傾之死多之居
更不理之德

齊武之所論者是已南史循吏二人傳別不具其事實
若只如此謂之循吏何循吏之有

○齊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察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
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
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察宋富公
弼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
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劾之自富公始也

○東昏之廢蕭衍至新林馬仙琕猶於江日抄運舡
行圍空城州郡皆遣使請降袁昂在吳興獨拒境不受
命衍使李元復巡撫東土至吳興宣旨袁昂亦不請降
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陷閉門獨守俄而兵至仙
琕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
待袁昂至俱入日今天下見二義士嗚呼當時所謂義

士止如是耳。衍以言慰仙，理勿有所嫌。仙理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此可謂義士之言乎？衍既篡齊而帝，顏見遠不食數日。卒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如此。梁武此言殊未識西山餓莩之為義士也。

○梁朱雀門災，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為名對，何哉？蕭氏之藥天甚矣，而敬容敢比面諛，尚足賞耶？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為誇譎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姊姊妹三日不食，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北齊書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范蜀公蒙求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日昉為善人，夫以昉為善人，則知毀昉者非善人矣。涑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

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嗔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昔漢汲黯言公孫弘三公祿多而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真宗之賢王太尉或其亦以其謙讓邪太尉自言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所以望於其君而納忠直之諫者意亦深矣

宋史評曰痛○北史齊王昕雅好清言詞無錢借為東萊太守時獲意司好用文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

而及何以自明耶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東齊記事宋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慮因公曰汝與

某人素有何冤因不能對生上官更以佞語問之始答

○齊北皇甫亮性質朴屬有勅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

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宋魯宗道為諭德日真宗嘗有所忍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日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

不歌取人

十得八九此

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真宗奇之謂之忠實可大用
宗道對使者之言亮之心也真宗識人可謂得之此牡

驪黃之外而彼齊主之奇麟者亦不可謂不知人矣

○此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

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為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

母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

極世號名醫誠諸子曰人子嘗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為

孝手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醫知時

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

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

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

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靈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

謬行之世始知有世書是多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嗚呼許世子止而通此他春秋不得而誅之矣或問左氏

謂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非邪許世子始之不知

藥建藥而不知嘗此許止之罪也君父有疾臣子之所

以盡心力者宜莫如藥物矣其勿自專焉可矣大儒伊

川有言醫是人子分內一事醫之為道吾儒其可以忽

乎哉宋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

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及

疾尋平此又以孝為醫者也

○蘭陵王長恭印山之捷威名大盛齊主忌之及代段

以河土之...

志無不遇...

乎哉宋李虛已...

復明李行簡...

疾尋平此又...

○蘭陵王長...

韶督諸軍頗務聚歛所親尉相願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豈非以印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惡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願勸其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幾退齊王遣使馳殺之宋張忠定公詠在陳得丁謂逐寇萊公報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遂為歸計買田宅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朱子門人記朱謂比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豈避禍哉禍豈可避邪春按忠定公事陳無已叢談云齊客齊隨筆云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

何自所謂乖崖自汙之事將翁之論正矣殆亦未考其實也

○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甍堅之絨口成之哉

○秦王世民洛陽宣武陵之行王世充將單雄信引槩來逼不有尉遲敬德事其危矣李世勣素與雄信友善誓同生死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捷絕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杜如晦與其叔父淹不協淹當死如晦迫於楚客之義為之請而得

至唐宗不病如晦之所請者決不如世勸之所請者之尤也而太
釋憾于高宗聽如晦而不聽世勸蓋有憾於雄信前日事耳夫臣
郭彥弼各為其主雄信何罪太宗之量於此未為宏也

之不能得也○唐武德末年玄門之變房玄齡實勸長孫無忌首
發其謀他日上實錄而書六月事不無微隱何哉玄齡

六月甲子勢嘗以比為周公之事矣何為隱之其隱之也亦知其事
心兩之乃機也自有異於周公矣前此何為勸之玄齡非成君於惡者始

得不教者為也見道未明而卒也固有悔乎
見名未以祀○或問王魏之事范太史受說伊川而歸其罪皆若孔

子不罪管仲王魏於仲果有異乎考管仲荀卿書桓公
亦是以前殺兄與秦王事何異王魏奉高祖命而事建

成建成之死也上有高祖在馬二宮左右不與秦府兵戰

未已高祖勅令內外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王魏之

受世民處分蓋高祖意耳何得而讐之春曰秦王之殺

兄與桓公不異也建成之為太子與子糾之在諸公子

列亦不異耶王魏固不得藉口於管仲已嗚呼王魏尚

得為高祖之臣也哉高祖以秦王功高素心欲立之而

立建成者特以其長耳建成之不克負荷後來亦易見

矣高祖欲易之心特未發耳王魏不為晉之衛瓘和嶠

盡忠高祖而勸建成以立功又勸以早除秦王然則王

魏非高祖之臣也太子事定王魏不躬待罪為祖闕廷

以謝無狀詹事主簿之引雋州之召不躬受高祖之命

而遽就列，嗚呼！若之何其可先於君子之責也。

○惟房與杜為真宰輔，唐人有是言也。助天理物之任，三代而下，漢則蕭、曹為冠，兩魏有聲，唐則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宋則慶曆治平，韓、范、富、歐，更升迭用，言相業者必先焉。以今考之，參之子何，吉之子相，環之于崇，皆起繼位，琦、淹、弼、終，雖同一時，中書與樞密殊，參政與平章異矣。若夫共掌朝政，位各時茲，而典章物役謀此，斷陸聚可定，則從漢真宋，未或有如房、杜者也。參與何有隙，及代何能壹遵約束，相嚴毅，吉濟以寬，崇善應變，環善守文，宋、四公上前持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其人品雖優，然意見終不能以相一者有在，而玄齡每議事，帝所

所曰非如，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固非獨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之所逮者也。史臣謂房、杜為相，補贊彌縫，而裁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其相業蓋靡乎無可尋迹矣。所謂真宰輔者，其在此也。夫此像許先生廷綸家藏，先生官南通政時，春偶與論，予所見人間取得唐人遺象衣袍領圍，其頸若無裏衣，不可曉。先生曰：吾家房、杜象正如此，因出視春，得歛衽過目焉。像頌中，爵號與劉昫史不合，昫史列傳，他人當時贊詞，率不載，獨載二公贊，有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若有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者，蓋二公圖登瀛圖，凌烟閣。

時語此像頌又不同焉而繪事精甚絹素雖就散神采
燁如意必有肖於瀛洲烟閣之新圖者非宋畫院臨本
之所能及也先生藏此寤寐其人惟在其相業而已此
奚足深辨予甫觀之餘輒此哢哢亦特致夫仰企之私
云爾嘉靖丙戌正月十七日書

○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
及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
於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
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
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
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听獄者求所以

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明平者
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安之疾非憎人殺之利在於人
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
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蔘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文猶有刑餘之累况
凡人能無咎乎為士師者尚其有警于斯
○唐李勣在軍中臨事選將必察其狀貌豐厚者遣之
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勣之謂薄命之
人孱弱者也夫選將與卒異視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
惟其體貌豐厚則遣之其有不為劉景升之大牛者乎
王莽嘗用巨無霸矣體貌非不豐厚也其足以成功名

宋良真字時孟也。乎宋常獻體貌素羸不能跨馬。非勳所謂薄命之人乎。柳為與柳一人也。不較其勇不考其智計而槩定之於區體貌間豈選將之道也。宋沈攸之少孤貧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生。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後累功遷中領軍封真陽縣公。時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勳嘗聞此事乎噫世之用人不亦有類於勳之選將者邪。自武氏身言書判之法行而幸選非其人也多矣。

餘冬序錄卷十六

何先生餘冬序錄室竊卷之十七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蘇業隆玉唐太宗之忠李世勳徒以其不負李密而信之耳初勳及宗不始洛第感陷於王世充今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氣昆弟不能移也以云武事現之所謂不負不能移者何在勳臨死謂弟弼曰我子孫付汝毋令後人猶吾笑房杜也我死歎加朝服庶著此奉見先帝勳欲何顏服唐朝服而見太宗也武后光宅元年勳子敬業起兵巨後為李孝逸所敗后追削勳官爵發塚斷棺盡夷其族距勳死才十一年而有此覆宗之禍後人齒冷豈獨房杜之比而

已哉天之報施於斯見矣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

班婕妤以謂神飛騎中棟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

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

所覺頃更胡僧倒地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蘇出隨唐嘉話宋

陳仲微為莆田尉囊山浮屠典郡學爭水利义不決仲

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撒通寺其徒文揭其事以

為冤旦暮呪詛莫肯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

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宋史本傳以曲在己之僧而

欲呪詛何心公處之士夫邪不犯正得死宜矣然則祝

詛之事孰謂其無神明哉

○高宗以左昭儀事問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

問外人玄宗以廢太平事謀之李林甫林甫曰此陛下

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自家事一言而至后蕭妃太子瑛

鄂王瑒光王璿遂不得其死矣嗟夫后乃天下之母太

子君之二也而奸臣一言而殺之天子以天下為家天

下之事孰非天子家事家事之大有大於后與太子

者乎而為之家相者此無所豫則何事可豫乎利口之

覆却家如此人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夫婦而一言決意

生死間之人倫之間非天令人合之篤者孰謂其可保

哉

○劉延祐弱冠登第政事為畿縣最延祐時李勣謂之

無名許以
善清曰祝
神既之於
曲直不

曰是下春秋甫爾遽擢大將其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
右也勸於此可謂知言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鉉知其
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
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
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然則早達亦豈其
人之福也哉延祐他無聞而巖不克令終吾無足論也
已

如誠於太廟武氏
武氏害王右事而不知高宗之死乃武志也五王為唐
舉義誠以春秋鈇鉞行之武當獻李家太廟而乃遺
賊不討使得從容上陽卧受顯冊死稱遺詔何哉逆豎

三思之肉不隨二西同磔都市而欲藉手昏童置之枕
上以自立威難矣義旗未偃身遭反噬禍亂相尋雖天
運則然亦人謀未盡之所致也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百官中
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後來諸賢豈不有豫焉者安
靜之死何亦無一人以訴其冤也當時王公有官使皆
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褚
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矣春故表出之以補春秋特書
之筆

○周武氏朝以男戴女以陽從陰習而安焉唐之大臣
拜其表感激至為流涕魏元忠事奉而遷宮猶自謂遠故主

聖人曰愛死而泣人臣終節也崇元一時人心至此朝野僉載乃有

女事汗天支盧氏不令子事女主事氣節烈然稱大丈夫有不及何

免愛死世之哉賢如狄公身雖月朝乃心唐室屈身以濟大功非區

物安得不事區事女主之人然聞姨是語自不能不慚在他人士當

汗天多相其何如哉僉載云仁傑學其姨曰表弟有何願當悉如旨

可移名不弟狄公之公正恐不如是表弟而材吾當品其材自官之

不材國家名器非可恩假我安得問所願也幸其姨賢

也姨若不然而為其子過請所願亦將悉如旨耶狄公

嘗言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其所啓於盧氏者吾不可不

為之辯

○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常巨源秉筆當除

十人而揚再思得其一餘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

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何人亦知負天

下為可恨當時士夫又在再思下矣巨源所謂時當爾

耳今人亦多言是比等時節開此等花司化權者得無

有感於此言乎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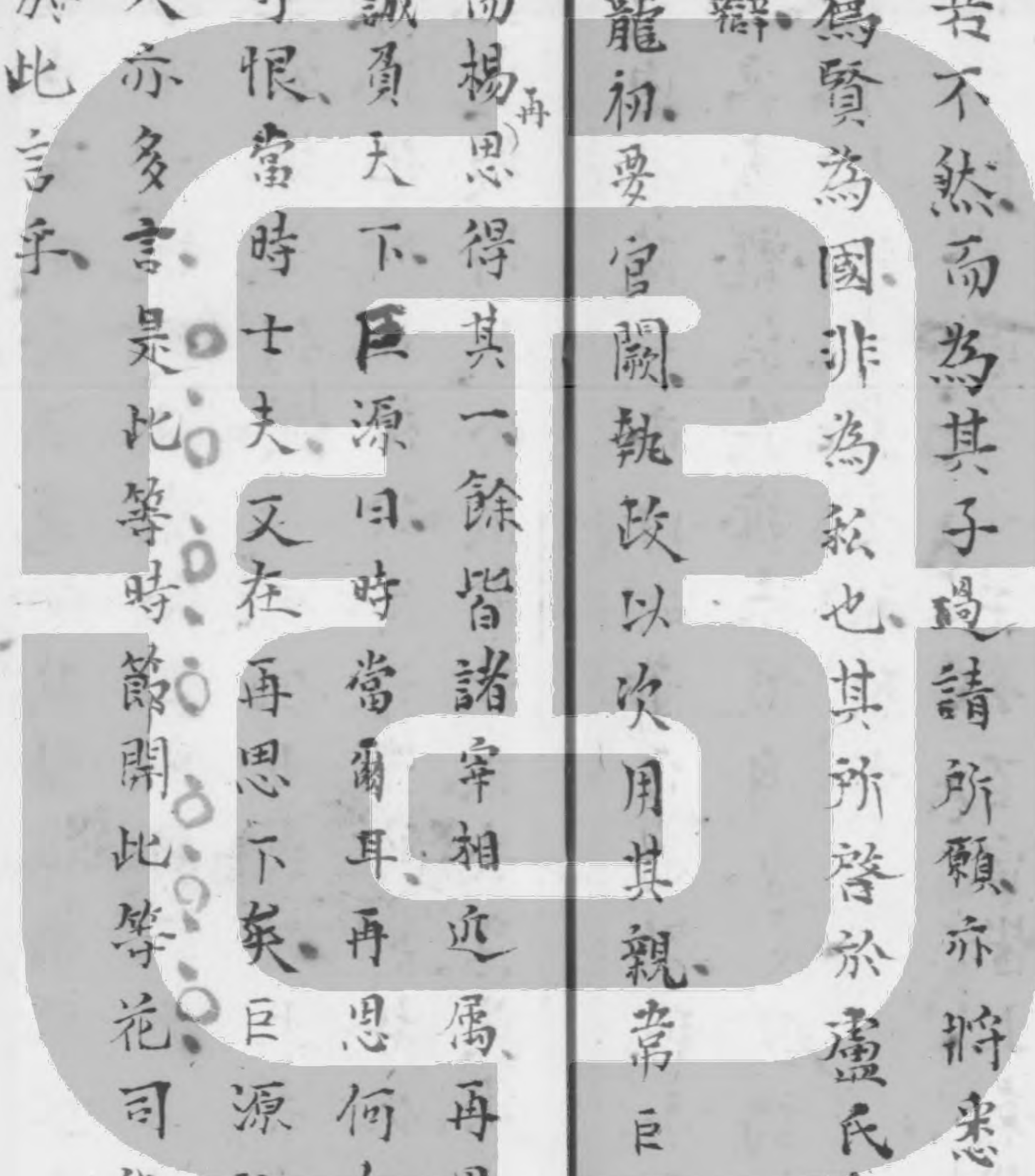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

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

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惑人

千古

此說



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受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夫郎一善而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筆。

錄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

化為。為你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

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

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

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

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為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

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慙挺之素薄林甫。竟不。

詣。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挺之。

乃如此。昔杜預在鎮。數餽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

為害。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事為挺之計耳。九齡善。

挺之。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

之餽遺。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得為之事哉。宋林。

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僂胄書。大中日。吾為父。即。

時一言承意。豈聞君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盡亦免禍。

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

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

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

九齡以此表挺之
而卒為林甫所
指伊子石室長
林甫無天誅乎
分

蕭嵩之見僧
化成之所為告者
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
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
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慙挺之素薄林甫竟不
詣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挺之
乃如此昔杜預在鎮數餽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
為害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事為挺之計耳九齡善
挺之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
之餽遺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得為之事哉宋林
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僂胄書大中日吾為父即
時一言承意豈聞君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盡亦免禍
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

杜子之學

一人躬耕

仕進二書

三云

淮信及播

王死為之

猛士為

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隱而仕小則譴斥

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

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

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

仕進則去禍自遠

○唐玄宗以張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

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帝有九齡不用而欲求

如九齡者用之豈非惑歟抑其心有不泯者故爾

○唐玄宗初政姚崇為相虛懷慎與焉開元之治崇實

輔成之懷慎何為者耶崇非其君任之專而其同寮推

之無所忌抑何能崇爾嘗奏請序進郎吏再三年之玄

宗不應崇懼趨出上謂左右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

奏聞共議郎吏卑秩乃煩朕耶崇謂告十餘日事政委

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吾以天下事委姚崇以

卿坐鎮雅俗耳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是固宜

崇之能輔成開元之新治也然則懷慎其不亦得為賢

乎諒此崇力相乎有才者人或不得不服而守正者尤易為人所忌

退而善宗諒懷慎臨終薦宋璟上納之崇罷璟為相史稱崇善應變

人莫得比是固然矣璟之為相也蘇頲與焉璟與頲相

平胡氏嘗論姚崇張說罷而復用宋璟蘇頲斥而不復

之故而嘆君子之難合甚矣守正者之尤為人所忌也。
○唐賢相稱姚宋而姚資權譎宋性耿介故論者每以
劣崇如逐張說罷魏知古事皆崇之譎也史言之矣春
觀武右遷上陽宮時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張柬之等
曰今豈涕泣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此與討逆不足
以語功然事天后又遣放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
罪其心焉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姚獨免所以
涕泣者蓋預知後事矣崇豈無知而自黨邪僻者此亦
崇之權譎也雖然古人明於保身之道亦何用此吾觀
崇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亦有譎道存焉意譎而事
正此其猶可稱歟

盧懷慎為相時以伴食目之中書政本之地其可容○
伴食之人乎然坐鎮雅俗有如明皇之言要不可無此
人也史載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尚通尚稟尚史尚
文尚儉尚直各具所長若懷慎之清亦宰相中不可無
者懷慎之卒家無餘蓄清不談言其上表薦宋璟輩並
明時重器以人事君尤得古大臣體是可以伴食唾之
乎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
雨為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食乃陽會文士泛舟
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
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宋李元

則刺雄州時河北既羸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
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其
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
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允則乃復托護祠而築關城徙浮圖以寓斥候使敵不
疑而城守候望之地益謹焉此二臣者當其時既不得
為而為之慮如此今日慎固封圉之令屢下而外郡邊
邑曾未有一人能盡心者盜賊竊發夷狄侵軼所在皆
成蹂躪之城豈不可重罪耶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玄宗曰朕不
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泚

遇害德宗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愚倖
容身於朝得享其利而忠良往往擯棄偏方闕地及其
亂也忠良自挺當其害而容身取位者既已烏歎散矣
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效節乃其所不識之
人其所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亡之及也
亂在亡而始憐其所不識之人痛惜其所委用不至
之士何益玄宗吾不論德宗時真卿尚無恙也德宗惜
秀實不及用而於真卿投之虎口以快奸相之計何
中主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

○楊庶夫樂府厲鬼之詩不存而有其序譏切厲鬼不
能殺尹子奇賀蘭進明殊不成語伯有之為厲也子哲

之死子產實殺之申生與伯有之見夢於其國人也史
駭其言之驗耳死_下而進明不旋踵以退敗子奇亦隨
手誅矣也之言不既驗矣乎揚又譏也守城食人事史
謂也遠事自韓李序傳以來天下已無異言揚氏所言
皆前人有斷案何足更辯幽冥報復大雅君子不道焉
春獨於人傑鬼雄不忍以為泯泯之國殤也故特誌之
○郭子儀不問發墓之人宋儒謂雖古之齊物我者不
能過春以為不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豈有生死間邪
所謂齊物我者能忘物我相形之私則善耳若併其至
尊親而忘之異端害也汾陽於此其事在甚難問之
際其心豈忍遂忘物我之間其對德宗之言涕淚俱下

大星

其預思之熟矣不共戴天之深讐乃吾君側之巨蠱欲
窮其事則不能無故憂於吾君而時勢如此久主兵柄
之大臣一言或出誰與解此大結乎史稱汾陽自涇來
朝中外懼有變當時人情可知而汾陽謂此天譴非人
患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此汾陽之識量之所以過人
也

○李泌知以才敏著聞玄宗之世與肅宗為布衣交靈
武之會預謀軍國弘濟艱難厥功不細代宗自未為太
子時已深相倚藉矣衡山之起常棣言於上曰陛下久
欲用李泌昔歎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
以為刺史周知人間利病候報政而用之因以泌為遣

州刺史夫人必先試者不知其才故也。泌在先朝欲用為相不可得。今尚須試遠州邪。而泌乃僂佻為之。常表非蔽賢者。此殆不可曉矣。

○唐德宗召朱泚入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相^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若以臣親寢。惟陛下神筭。上乃以鎰兼鳳翔節度使。明鎰為部將。李楚琳所殺李希烈。陷汝州。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欲出之。會上問計。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蚘信服真其人也。上乃遣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殺。李揆有才望。杞畏

其後用遣為吐蕃會盟使。上謂杞曰。揆無乃大老對曰。使遠夷。非諸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致辭。遠使失揆乃行。遂至鳳州。卒嘗唯奸人之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為不根之言。魚對之。謗以相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辨之。惟夫陽托公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魚以自解焉。嗚呼。此奸人之術。所以尤易行也。杞之惡鎰也。謂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真卿也。謂真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其惡。揆也。謂揆練故事。揆行則人不辭。遠使。比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為之出。何其易也。噫。非明君其誰^能悟奸人之術。德宗之愚。復弗之覺也。無

怪已

○唐德宗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杞此所以為奸邪也。若陛下知何。昔用之。春以為杞。蓋有才以濟其奸邪者也。故其君不能覺而用之。穆宗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帝面諭牛僧孺曰。直臣事雖憊。失然。比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依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早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少。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宋神宗嘗稱呂惠卿美才。司馬光曰。惠卿過於王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夫小人有才。虎而翼者也。其君不覺而誤用之。未有不貽家國禍

者

○逆賊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死。人之失節者。畏死耳。系能仰藥。不難矣。其何救於失節耶。黃巢據荆南。脅李迥。草表報天子。迥曰。吾髡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迥得死所矣。

○吏部尚書常璩。以宗人。依墓相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此法今無聞矣。

○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璿入見。德宗以為監。察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臣非

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不能回爾上曰卿以何策自免
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璠亦
自殺胡氏論璠父敗則死之言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
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
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之知則懷光必
使璠勿死璠亦可以不死矣春以為此言為德宗錄功
誅叛謀則可爾使璠而賢自不容不死璠之密言於上
其忠也父敗則死其孝也若有異土留而生之意璠不
得為孝亦不得為忠矣德宗誠念懷光前日之功而許
其子不死璠亦當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璠之告矣特
為自免之策而已懷光誠得命璠勿死璠亦當以死從

父蓋璠嘗告父矣忍令父死而我獨生乎吾未見璠有
可以不死之道也後唐明宗子從審從莊宗為金槍指
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審曰爾父忠孝於國有
大功今為亂軍所逼爾宜徃宣朕意毋使自疑從審至
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審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
諒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
其言賜名從環以為己子從^莊宗於汴將士多亡於道
獨從環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環不聽莊宗聞明宗
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環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歐
陽公曰無父為生無君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
者不兩全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

已耳私則兩害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

身從其君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君父所則

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

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

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

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從環之於莊宗知所

從而得其死矣或問胡之言蓋歐陽之意而子論確不

與其生何也確於父未敗之時蓋已自無可生之道嗚

呼確之處君父問其亦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夫

○貴妃生於蜀明皇為之幸蜀褒姒有於戎幽王為之

死於戎女禍之應如此哉昔人論房瑄有高志虛名而實無才此陳壽斜之所

多終更卒也或以敗也春觀瑄傳瑄不惟以虛名自累而反以人之虛

名累己已惟其好名也故有自累之事惟其好人之名

故又有累己乏人效古法用車戰惟其好名故也任

書生當軍旅惟其好人之名故也嗟夫名之為累大矣

杜車稱瑄醇儒有大臣器使了承平自當是一名卿賢

大夫而用處所長一敗塗地功壞身廢豈不可惜哉杜

詩註謂子美以論瑄事貶華州又謂賀蘭進明譖瑄并

及子美故被逐質之甫傳與年譜蓋不然也甫論瑄在

至德二載張相救之得免尋還鄜州扈從還京乾元元

教古法用車就年仍任拾遺秋始出為華州司功不為論瑄出也然自
敗空以所行是不蒙省間關流離饑饉終世嗟夫許身稷契之人
信不道世文之視諸以天下為己任者竟何所成就哉

○盧駢因話錄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

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

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遺事公疾革上臨視賜

白金五千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

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灾殃是冬公

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我朝凡有賜大臣之物臨

終蓋不封進宋人賜大臣已下勅有至二三千兩者蓋

不獨王文正公一人而已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謂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

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

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

大夫不知白誰也歐陽歸田錄云御史臺故事三院御

史言事必先白中丞所傳殆非唐故事矣劉子儀為中

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于

儀之見其不賢於承嘉乎今制六卿司屬皆書其部而

都察院則各道直書其道而不繫於院正為各道得自

彈事於院可以不相聞白故耳

○唐李乾祐永徽初為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

娉少府監主簿李玄又姝為妻玄又姝即宣道堂姨同

堂
齊姨實稱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姐屬無服，而尊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請付群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姊母之姑舅姊妹，女婿姊妹堂外生，雖並外姐，無服。請不為婚。詔從之。仍著於律。宋洪景盧隨筆：姑舅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若堂母、姨之姑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不得為婚者，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餘婚娶了無所妨。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失於不能。

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為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離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踰道路，感慟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早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為己之尊屬，已不可以早幼而匹之。若己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

新國特是也

千古以為快談

亦世為婚姻可知

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陸。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已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

賄賂公行

風俗凋弊

願以臣所奏

下群臣議

弛其禁

庶幾刑清訟簡

風俗可厚

朝廷是之

然今律猶有娶已之

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并取魏周之制。防民末世。亦不得不然耳。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塞余卷之十八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李懷光與朱泚通謀其議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

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

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

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

其心矣懷光殺之憂貴家僅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為軍

統制鎮江北降福與子大源等結貴軍復之知鎮巢貴

既臣附元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貴以元兵入

城執福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呼曰法誅首謀何

至舉家為戮。福也。日以一命報宋朝。何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懷光之以兵反。從此也。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馬燧等討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繼死。貴之降元也。閱四年而死。去其養子家。僅之死。纒纒幾時。演芬與福百世其芳。而為之義父主翁者。萬年有餘矣矣。

不近邪邪。○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裴延齡在德宗朝。每奏對。恣以倚注。高帝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與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延至及於奸回。齡何時而敢如此。德宗非不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也。延齡在貞元。冀聞外事。而親尊之。比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德宗亦知延齡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

身法無以云

以而國亦國

以而

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玄宗何人之祖。歟。而延齡敢為此言。而德宗亦不之罪。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顏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議如此。臣願歸田里。至於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綱乃赴堂治事。甚矣小人之無忌憚。其何所不至也。欲諛其君。則不顧其君之有祖。欲黨逆而排正。以諛讐國。則不履知其君。小人之

無忌憚而敢言乃至是也是而弗誅朝無復可誅之人矣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從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怒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候鯖錄云陸贄文章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墮而死忠臣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於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夢得于時有激之言聊復翁異世之公論也可畏哉或曰春秋

昭中其人案著
至徒亦不見
至多何以能天
危也

為賢者諱君子成人之美張陸不當復被此議春竊謂不然後之君子觀此可以益勸於為善矣蘇子瞻云嚴建賢有後楊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意雖有為言之而其言自足警世劉趙所言亦然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造不顯于爵之四變是四人者造後獨至相位然論者不滿焉以虛相造物中當署之無實也春按造之外韓會者故奸相元載黨也夫

謂其名高致謗殆恐不然彼盧與張直文人之靡耳四獲之稱抑何以異叔文之黨謂可與興克舜之道者乎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州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

與不斷耳。退之為平淮西碑云：凡此榮功，惟斷乃成。是證前語。

○韓信即事廣武而定三秦，李愬容禮李祐而平西蔡。廣武之謀，祐之計之所成者，非信與愬之功也。和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下，發狂大慟，華險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事，蓋

為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之蓋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

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史補記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為巡官，同在使職，或譏其年輩相懸，退之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

屬何惟之有此言，亦近乎戲。退之使王庭湊至壽陽，絕句有園花巷柳之思。語林載之，謂指其二妾絳桃與柳枝也。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揚柳惜頭，樹擺弄春風，只欲

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則謂其妾柳枝後，逾垣遁去，家人追獲，故詩云云。自是專寵絳桃，豈其

然乎？退之有二侍女，見贈張籍詩無疑。然至箋其詩而實之事如此，恐近於誣君子矣。語林又記退之病將卒，乃群僧曰：吾不樂將死，汝詳視吾手足，足文無誑人云。韓

愈癩死也。夫退之學道之士，當啓手足之時，何暇慮僧之誑而詔戒如此？是知為語林者，正誑退之者也。常絢

記劉禹錫語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崔太

好奇之是

文人之癖

不允

設其有之

風流有活文人

亦足以言之

者孔子

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
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念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
又曰韓愈初貶制詞席舍人為^下之^早早登科第亦有聲
名希既物故友人曰席元令弟子豈有病陰毒傷寒而
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也問何曰^下謂出
語不是當蓋念其責詞^云亦有聲名如對所云退之真
自一輕薄者他如語言行事安在其不然邪^雖然以劉禹
錫其人而議韓愈輕薄吾自未見劉之能重厚於愈也
大抵退之在當時文才傑出而氣節又復挺拔言語不
能讓人^耳宜有多嫉者退之抗顏一世其推尊者亦獨
其門人^耳接言李翱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

程為乃文人

本意一不且為

念三病况出

亦初口乎

人也與人交至卽其孤為畢婚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
噫道學名一世之人如程如朱尚不能理於衆口而况
獨以文焉者乎退之條順宗實錄劉柳之黨直筆而書
禹錫所以謗退之者有在矣

補曰天運為

物已付之世可奈何

矣為善未必

獲福遠於所

○我身踏丘軻爵位不早給固宜常有人文章編^下紹刻
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
公之子累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之孫承狀
元及第為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
所能必白髮被兩眉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陶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續云先生厚積於躬薄取
已但去惡云於^其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也無所聞此亦先生

為子孫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食浮於德無功而受上賞之徒其襦袂彫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

昭昭可為貪夫烟^烟戒而又有不盡者蹈壽顏夭之事宋

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矣哉

○歸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

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

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

愚者亦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

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亦遠矣欲^求得士

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

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

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邪夫以

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

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也^可平哉

○歸退之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

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肯收之

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於昌

黎處也

○皇甫持正送簡師序云歸侍即貶潮州浮圖之士懼

快以拈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

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雖佛其名而儒

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不猶愈於儒冠朝服

而溺於濞恠之說以數彘倫者耶東坡為勤上人詩集序云歐陽公好士而士之負公者有之翟公之客負之於生死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佛者惠勤長於詩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陰予後見勤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文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然後知勤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於公也審矣眉山人傳巢谷學古兵法游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存寶坐罪犯谷逃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蘇轍謫嶺海谷往詢訪軾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

高恭情不過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

○柳宗元撓節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悅言情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言所以望之者甚甚至而二人

漠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德剛復進用故無用力者

春不知畏其才高之云畏忌其將壓已邪抑畏惡其恃

才將復為國害也蕭悅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為給事中

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較士號權許此其人於宗元

之材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或者寡不勝衆

抑或不能無所畏故耳焉意宗元材矣而卒以竄斥死

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非不幸也

○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

元佑諸君子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榭以紳紳愈果不相
以以為此中下詆訐紛然逢吉遂兩罷之紳之剛愈之勁直君子也
藉口以縱使不至不相下者逢吉之計不行矣小人陷君子特能
巧中如此

之初見之云

○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
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
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
聞南方之眾率一戶僦一人使往汲往者日數百人德
裕嚴勸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
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
從之此一事兩紀裴李之見正同而彼此傳不牽連書

又使贊皇之請先下令狐不當復為舉禁晉公之判已
行則所以從之者不在贊皇之請矣

○司空圖撰李璣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於

賊火無聞於時以為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瑣言

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

子之文凌轍苟孟紀糠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

已而梁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理當

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嘆不獨李

璣梁浩而已梁補闕事退之輩集中無一言語見及而

光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為龜鑑不免近於誕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借枕樊噲會

日趙高若斯

得排闥而言之

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

唐自中葉有監

軍者或問之朱子

蓋其時因疑諸將

特以親信參之宋

太宗令王繼恩

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為

魚微使太宗謂

太重不可速創宣政使處之

朱子曰朝臣諸將中豈無

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

法制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

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後

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乎故春備書之

○李肇國史補載李沂嘗放一死囚他日過其人于金

英歸其家與妻議所醉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醉物少

不如殺之李急直而免孫光憲瑣言御史穆延晦者黃

巢亂後歸東都宿魏州公館救解張存謂與客曰我受

穆家恩命今侍御過州須展分報德與客以告穆脩狀

謂謝張大怒詰其言遂斬謁者穆驚怖歸館張尋遣人

就害之併害其同行奉監察航以滅口諺云恩將讎報

誰信世乃有此事耶

○王涯舒元與為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老且貧跨

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

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

造門候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弟與涯俱腰斬元與族

子守謙慙而敬元與愛之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

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簿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歸與無之分南元與亦不留守謙得免次日沐之併命際之禍也守謙之幸免惡之
五如比人豈可守謙得免次日沐之併命際之禍也守謙之幸免惡之
小勉於

餘福豈其然哉魏文明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
孝文即位承祖坐賊削職禁錮於家承祖方用事親姻
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
之毋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
服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
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
常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
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
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

姨貧敝特赦之欲免禍者若楊氏乃非幸免者矣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聞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親新月盛魚暇更及他事然

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

與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士良之

言閣寺傳心之秘密藏也而史臣得而述之為益大矣

○唐韋貫之為長安令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

所記曰此其姓名也願識之而進於上宋孫抃薦唐介

吳中復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二人相識曰抃豈

求識而臺官夫貫之薦人必欲識之而抃不求相識二

者孰是曰人有賢否不識之而遽薦則恐有舉名之累

不識之

必求識之而後薦則不魚市之嫌人之賢否不可不

固也

識而人之面不必相識也孫固為審刑詳議官時韓琦

七二

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編脩中

不推抑

諸房文字魏公非市恩者而欲見固欲知其賢決為

如何爾

及諭使來見而不肯往其賢不待見而決矣此

所以益

加器重而薦之也歟

李德裕

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

水通之號

或諫水通有損盛德德裕曰未俗安有不嗜

不欲者

某不來貨殖不通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

其飲之費

較之謫水通何在嗜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

不飲者

某不來貨殖不通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

其飲之費

較之謫水通何在嗜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

不飲者

某不來貨殖不通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

其飲之費

較之謫水通何在嗜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

不飲者

某不來貨殖不通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

其飲之費

較之謫水通何在嗜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

不飲者

某不來貨殖不通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

其飲之費

較之謫水通何在嗜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

不飲者

某不來貨殖不通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

而日曰不亦便道歟煎汁為之過三即棄其滓而自謂嗜止一水可信乎
○柳宗元為呂溫誄云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
東平子君卒君由道州以陝為衡州君之卒一州之哭

者愈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或不酒去祭會哭于神

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舡

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蘇子瞻謂

宗元敢為妄誕居之不疑如呂溫之卒云二州人哭逾

月客舟之道于衣者必呱呱然雖子產產不至此溫何以

得之蓋以溫特八司馬之一耳柳又其黨其言不足取

信於世也予觀溫之衡州時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粗

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屬雖是蒲鞭

治之而已。以爲者也。莫施其愛民之心。發於言語。乃如此。其政有可觀者。今之爲太守者。不卽縣令。奪取屬民於諸邑。惟其視

督課之多寡。以爲殿最。是則又呂馬司之罪人也。溫之

爲政。視他人。蓋必有可觀。而足感乎人者。後人徒以其

平生而不信之。其所言。又出黨人之口。人豈不信人之

脩身誠意。平生不可不謹。蓋爲是宗元之誅。乃曰君之

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

文章。敬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君之文章

宜端於百世。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

行。宜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

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重。若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爲

於百世。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其祭文又云。君理行第一。尚

痛。一德作者。受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所勸

者。皆融而自更者。志不得施。出與之民。不獲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

化光之心。云云。柳之言。且不見信於當世之人矣。况後

人乎。

○唐自安史構逆之後。四海糜沸。洎乎黃巢而大亂成

矣。世嘗恨賊難滅。賊不難滅。也。築賊荆襄之敗。渡江東

走。或勸劉巨容密窮追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

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

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賊由是復振。明年賊屯信州。

過疫癘。卒徒多死。請降於高駢。時昭義等軍皆至淮南。

明太子濶賊去收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因悉遣歸

止剩甲兵歸賊詞知諸道兵已北渡淮遂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擊

之河左良玉死之兵敗勢復振若是者賊果真難滅耶巨容身死成都

人之有為乃高駢亦族既廣陵前日之富貴功名所以邀君而專已者

矣漢水語亡今安在也若國家喜負人語則在上者所當知

國之弊千古一轍曰唐王起敬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

勅目年以見者所求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

儻死一進士曰黎七亦祿仕之士不能博節稍豐則飲及狗彘少歎則困殺妻

曰初年儻死一進士祭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多品

而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燕泉柯先生餘冬序錄終身卷之十九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通為林之澤之際

收孫通所事且十王皆諛取親貴馮道之所事如叔

孫而貴任又過之安得不受重戮於後世

五代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

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

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

劉君僚佐現其為政魚以喻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繇

力之三年乃如也

指言之也

通為林之澤之際

收孫通所事且十王皆諛取親貴馮道之所事如叔

孫而貴任又過之安得不受重戮於後世

五代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

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

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

劉君僚佐現其為政魚以喻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繇

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南唐柴克宏職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
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吳越兵攻常州克宏請效死行
陣唐主使將兵救之遂大破吳越斬首萬級克宏請復
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夫人之才用而後見耳柴克宏
不有常州之行誰復知之宋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
之諭述臣曰人才湏用而後見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
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
有功矣周公瑾擊陸放翁贈劉改之詩李廣不生楚漢
間封侯萬戶且其難以為用阜陵語異時劉潛夫作泌沁
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

翁語也春按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
萬戶侯豈足道哉孝宗蓋因此言之故翁潛夫之所用
者一皆文帝語也

○張昭生五季間號名儒碩唐吳唐尹張憲奏授昭府
推官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為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
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昭謂憲曰得魚奉表勸
進為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苟
覓顏求生何面目見主于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公能
行之死且不朽相泣而去憲遂死之史稱時論昭能成
憲之節春未見昭之能自成也昭事明宗官待從清泰
中至御史中丞入晉累官尚書右丞入漢又累官禮部

尚書入周。又累官吏部尚書。封舒國公。入宋。又拜吏部尚書。進封鄭國。改封陳國公。而卒。昭不以古人之志自成。何也。為史者曰。昭居五季之末。以典章謬述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吾亦未見昭之能稽古也。昭去憲時。有執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若昭平生。其有愧於斯言也哉。

去文人以詠詩。曰。五代時。馮吉雅好琵琶。臻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莫頑。安。安之。更。能。及。宰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約。改。降。化。讓。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

不。公。大。位。以。家。人。皆。大。笑。言。善。屬。文。工。草。隸。而。重。存。此。好。乃。至。於。此。傷。乎。入。宋。以。佻。薄。不。至。大。位。其。不。宜。乎。歐。陽。迴。仕。蜀。為。散。騎。

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知。其。笛。常。召。於。偏。殿。

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

署。之。職。與。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祖。

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

召。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

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

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為。從。

義。大。慙。太。祖。於。二。臣。所。以。辱。之。以。為。時。之。鑒。戒。者。深。矣。

○張。美。仕。周。為。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

美必由為供終周祖聞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意
從美為濮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即位召為樞密承旨
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以幹敏稱上連歲征討糧餽不
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洲時事頗薄之美亦自愧宋曹彬
仕周世宗為引進使時太祖與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
事未嘗造門群臣讌會亦所罕預太祖登極後召謂曰
我曠昔嘗欲親汝汝何故踈我彬頓首曰臣為周室至
親復忝內職安敢妄有交結上益器重焉實儀嘗在世
宗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
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
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終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

帑物非旨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事欲相
之因重進顯德中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為
御馬軍使太宗居藩邸時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
晉王賜也何為不受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
爾卒不受上知其忠_朴故終始委過焉然則事人者可
有二必為異日地乎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與茶
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
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_{凍木}記開太祖下滁州世宗
命實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

初下城雖傾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

報旨不可得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

公李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

附玉師入京昉又獨不朝敗道州司馬三歲徙延州別

昉之言為生業以老三歲當徙不願內徙宰相奏其可

仙得家果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

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為

人談

○范魯公贊力孝強記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

贊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相誠如其言不孝何以

處之然則士人讀書祇為將來有位故邪贊所孝之志

繆矣贊之蓋棺也太宗曰宰相中能循矩規慎名器持

廉節無出贊右者但欠世宗一死可惜爾嗟夫贊平生

讀書蓋獨未曾識得一忠字也

○范贊不死柴氏生宋朝亦才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

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贊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矩規慎名器待廉節無

出贊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當時欠此死者多

矣而獨贊為可惜贊何用此數年不死為哉贊臨終戒

其子異勿請謚勿刻墓碑其自歎固有在耶贊為於閣

中就食時聞變即死即其名在籍瞳眼上而可免以其

倉卒違將之罪矣然則贊死于陳橋未變之前其得為

五代祿正不孤

完人乎質嘗仕後唐晉漢矣以歐陽子五代史隱之未

死北多矣獨

必非雜臣也而世宗任之獨至當日事質能不久世宗

防身以此素

一死固無愧於豫讓也而質不然此熙陵之所為惜之

備以質之素也歟

○范杲魯公閱閱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

生再入史館

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稱人皆

笑之母兄

性善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

人何為不笑其兄

杲可憫不可笑稱不足笑者也曹公

質在時杲求奏遷秩

質作詩曉之特人傳誦以為勸戒

李昉作相杲乃自言

先公嘗授制誥一編許其才堪此

太宗書玉堂額賜翰林

杲又上記因請備職竟用躁

競敗官不得意而卒

杲若謂其先公所授之詩安有是

事是則其深可笑者也

○曹武惠王彬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

怒輒戮一人

韓忠獻公琦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

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

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

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夫不以私喜怒而戮人則

雖殺人多而非傷已之仁

當其罪而殺人則雖日殺百

人而不取人之怨矣

○宋趙普為宰相凡有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

於通衢李沆在相位常言

魚補萬分雖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之唯此以報國

朝廷防制織悉備具或狗

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此之謂也。險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劉元城論本朝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者。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也。王旦執政。陳彭年嘗詣政府呈狀曰。科場條貫。旦授之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退再來。旦不見。向敏中出。陳所留文字。旦取紙封之。向日。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與建符瑞圖進耳。普與沆時。中外所陳。何必皆過。陳彭年邪。以知是三公皆所謂得大臣體者矣。

且不一也

符瑞邪

受其殊以

力

王休如作荆

荆是時系保

至署中以此

宅園相不後

宅金樓錦

巨半如狂舞

為六時第一

以之學子友

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高鑰為常。歲時。惟厮養擁菴。負鐘者於其間而已。夫人。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生亦何若。求節所寓為哉。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圍。以為逸老地。公曰。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登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巨半。如狂舞。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君固易得。而西歸士大夫。六時第一。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以之學子友。以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

謂新定其未嘗言毋以為慮人能如范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畫圖音之
百居不唯展畫
歎矣

圖我位矣

○燕山賈氏儼善術數兄儀常鄙其詭怪儀有花椅二
儼見之謂其一隻某月日先破儀愛護不用至期竟為
從人所毀儼嘗謂弟稱曰吾兄弟吾人皆不為相兼總
無壽云云及後皆驗然則儀鄙其詭怪非歟儼仕宋太
祖意在未相嘗勸某事極其嚴劾以合上意然竟官尚
書而止豈非數歟君子於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
信然有理焉有命焉而數寓焉君子未有不順理而安
命者也若儼者而不悟於儼之所言豈不尤可鄙哉
○李沆嘗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

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富
弼亦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政萬變
必勝而後已追其得志遠肆毒於良善未天下不亂不
可得也春嘗求之古今君子小人仕止間其事無一不
如二公之所言者是在上之人辨君子與小人為君子
主張如何而已矣

不以文穆後

○宋人記呂蒙正及第寄聲胡旦曰渴睡漢狀元及第
矣憤胡之所言也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翰君
一簾既而次榜亦中曾選火監渴睡漢之嘲有無不可
知若文穆惡識吾恐不如是也

○說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
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見
各刀彥進武人聞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
言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
不亦宜乎

○宋曹瑞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歆韓吏
中坐失瑞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欽
青宣撫廣西特使時僕智勇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
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
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
人喻孫元規今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

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
崙矣

○曹瑞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
守邊材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會有屯駐禁軍白
晝擊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畧加詰問具服斬
之譽達京師億復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庭之議
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此旦笑曰外庭之議何
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為盜主將斬之常事耳瑞知
秦州七年羗人警服邊境事瑞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
往矜其聰明未免變瑞成績旦月及者以及重厚能謹
守瑞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諫水張詠知成

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王旦對於
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性妄有變更矣上是
之言者亦服翻錄此可為用人者法

○寇公準為相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寇問其故曰例簿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和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耳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司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西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僚頗不悅也它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范仲淹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夫用人不以次非寇準其人不可若凡格超者委之宰相而非其人則不如用例簿希文之所謂百官圖者猶為有據依也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通知開封府未見趙普信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

快哉快哉
不可言也

在內地而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乃置之
死地普鎮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
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見談寇萊公準
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擬崖州
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耳淡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
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歸田錄當時好
過雷州寇司文人謂始與李文定公迪同罷相而謂以
生何處不相逢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
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廉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
朱崖宋枕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

不道之誅難逃於法漢天下快之龍川蘇黃門轍軾責雷
州安置僞民星章惇下州追治及後惇謫雷州問舍于
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
君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去至
函谷關早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
君乃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惇之謂矣
○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薛公
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
饅頭時為盛饌也莊敬公之飭子弟安排者非丞相象
常飯可知韓忠獻公德布衣時與李秉靖公若谷同遊
至汝州太守趙季十請秉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

饅頭心人恆

食在扣公家

不必為聖饌

即令設猪肉。康濟嘗有簡截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亦莊敏。遺事。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矣。今人以饅頭為粗食。猪肉則齊人所恒用。往々飲及僮奴。官貴席上。不以是稱口味也。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協。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公言錄蘇東坡試制科。科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執之材。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使天下之士。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

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士。論未熟。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李馬蓋賢相。進用人才之道如此。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稱大賢之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

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閑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囂。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不可堪其憂。抑然則士當雷

貴之時，下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樞密侍中曹利用，當莊獻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傾

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

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

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三降而不行

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矣。請者徐啓曰：臣已

告侍中宅妯娌，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

莫知其然也。但與三執不能已者，僂俛行之。太后自是

切齒，遂為之禍。歐陽永叔於歸田錄載以為大臣

功高權盛，禍患之來，非知慮之所能防也。春竊謂不

然，夫大臣柄國，身在社稷，家何所恤？禍福有不必計者。

曹氏於此內降恩澤，苟非其公執而不行，豈三降之可

移三降三執，及再降而行之，奸黠之徒，豈不得以覬為

之利？曹於此智慮足道，而捷正不回之節，亦少虧矣。

歐陽公載此為忠不盡之勸可也。而謂大臣禍患之

來，非智慮之所能防，豈不悞哉。

○李暉政率崔語錄載張公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

事無濟，問其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

以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糶斛斛，不增

價糶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崔嘉歎，遂坐黃

者徒有耳，以而拜焉。春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為，

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為惠，不細。及觀張子韶橫浦錄

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
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
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藉城中細民
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未制逮今七十餘年雖
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全於
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於公心者公豈有下其惑於黃所
行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糴粟米價
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
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
所濟去為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即此事耳春
謹令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欽若為格宋王欽若為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切實古

美於教述一平為度支判官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

得家計因三病幾不勝矣僕將啓之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

千餘人帝上之貞宗大驚曰先帝帝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

某也帝嘗與陛下批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

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小人之情未有不讓人之善者

欽若判尚書都省修冊府元龜或讓贖所及欽若自名

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遣問成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

所為多類比小人之情未有不推過於人而以善自歸

者貞宗嘗示喜雨詩宰相王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

寫莫要進入改却否欽若時為樞密副使曰此亦無害

而密奏之帝温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旦曰
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
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畧不辨真宰相
器也帝顧^旦而笑焉欲知小人之情春於飲若傳求之
思過半矣

○范文公^正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孝

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

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

相貶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

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祖徠介讀書都南時

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

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
為憂於不繼而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
意蓋有在矣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極且卷之二十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范希文以論呂相簡落職士夫論薦數年不已會兩方
事急始起副陝西經畧龍圖之擢呂迫於公議事不得
不然耳希文之延州移書戒諭元昊元昊答書不遜希
文焚之呂謂希文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此宋參
政庠所以有可斬之請而杜樞密衍深明其無罪呂曰
杜言是也止可薄責乃降一官知耀州呂以此容非其
私憾乎當時記事者謂呂執政時同僚凡有不敢預而
宋後至多與論辯呂不悅在中書向宋故為是言宋謂

呂欽深罪范遂以此上對不知為呂所賣宋坐議不合
出呂之計也然則希文之降非呂之計也乎希文焚書
事上令分析希文書上兩府共進呈事情明白自可毋
問呂若不先示宋是言宋正如杜議仁宗寧復有降責
命乎歐陽公作范公神道碑乃盛稱呂之賢能釋私憾
於范而共力國家希文子純仁不以為然刻石削去此
一節記事者謂純仁云我父至死未嘗解讎歐陽公歎
曰我亦得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可信於後世也嘗聞范
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其於呂解讎書見在范集
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讎於地下
之理此事朱子亦有文字辯及謂歐陽言是忠宣雖賢

其襟度非文正比今編考其事歐陽稱呂能釋私憾恐
亦非實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若曰希文未嘗解讎
之言非純仁所宜云也種古因誣純仁停任純仁薦為
永興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種氏上世有
契義純仁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他如鄧綰蘇轍輩
或誣黜純仁或與多異及被斥得罪純仁皆加申救其
用心蓋如此安有如此其子而猶不知其父之心者哉
朱子集五朝名臣言行錄於呂相載談叢云公惡韓富
范三公欲廢之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富使北名
用讎而實問之又克軍罷請老三公入二府又以其
黨某^間而傾之及後猶因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邊

范使河東陝西富使河北以是而觀呂固未能釋私憾於范也吾故曰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純仁於此不為其父解讎何也噫安有子賢如純仁而不知其賢父之心者哉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亦眼明則能識得孰不賢朱子嘗誦此前輩語以

為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佞論乃稱此為相業不過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之才之眾可一牢籠得否耶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

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為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本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為賢相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叔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時每極條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以是觀之入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李沆為接相賓客常寡言謂弟維曰薦紳如李宗諤

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罷也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不可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范純仁言行錄公在相位凡薦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於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須出我門下親老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願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歎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

進退一世人材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徐鹿卿為度支右侍郎兼右司言當時並相之蔽宰相以其言誘之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為宰相私人賢宰相如李沆范純仁決不肯以術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徐鹿卿之賢亦決不為人所牢籠矣○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支喻軍民往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弼議誅仲約參政范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壞之而導人主以殺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保弼不以為然仲淹爭於上仲約免死元祐初知漢陽軍

吳處厚以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為謗宣仁后。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右相范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慶興來。荆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純仁入爭之。不得。確卒貶歸州。此二事。范家父子之言。其心一也。文正能免仲約死。而忠宣不能回確之貶。所遇有難易矣。文正曰。吾輩亦不敢自保。忠宣曰。恐自不免。豈觸事為身利害計。將以動所聽者耳。大抵大臣體國事當慮遠。君子持法。心當近。稟而富。呂亦然也。富尋見疑。有手滑之憂。呂亦遠竄。竟貶荆棘重開之憾。若范家父子。遠識厚德。賢矣哉。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後為岳陽樓記。遂著其語。陳垣嘉定中。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手善審憂樂之機而已。頃言蓋有得于文正之所言者。能如頃言。審憂樂之機。則知文正公先後之意矣。

○宋仁宗時。富公弼糾察在京刑獄。有月偽牒為僧者。乃堂吏為之。富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富正色必欲得吏。執政滋不悅。會契丹聚兵屯境上。遣其臣對六符等來聘。虜情叵測。仁宗命宰相擇人報聘。群臣皆莫敢行。執政薦富使虜。將因

事罪之歐陽公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不
報歐之厚富可知保州賊平脅從者隸諸州富為宣
撫使恐後生變欲使諸州悉誅之歐出使河北權知鎮
州富謀於歐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
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且日脩至鎮必不從富悟
而止歐公遺事云是時富大閱河北兵諸者入言獨擅
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大
閱多所升擢富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
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公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
富公於大禍也至和初富拜偉賢相與文公彥博並命
宣麻之際朝士相賀仁宗密覘知之甚悅歐為學士後

數日奏事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歐以朝士相賀
為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
望夢卜豈足憑耶歐作批答曰永惟商周之所託至以
夢卜而來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述上
語也歸田錄實此英宗朝事宋人私記英宗疾不能視朝
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
手書復辟宰相韓公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還政后
聞之遽起韓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
衣也富為樞密相怪韓不關報撤簾事有韓公欲致弼
於族滅之地之語歐為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富曰歐公
讀書知禮為此舉者忘仁宗累至上欺韓公爾富因辭

執政劉遷官疏言甚危見英宗英求去益堅自此與韓歐

絕後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韓遣使致書幣富但答以老

病無書而韓禮終不廢天下兩賢之韓歐之薨也富皆

不祭吊國史著富不預策立英宗與韓絕至此祭吊不

通非也按國史所著朱子曾告門人出黃山谷筆誅錄

宋人又記富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與康節先生隱居

相適富常患氣瘧先生曰好事避手畏懼不為他人做

富及元祐初了爵上何益富笑此事難言蓋為嘉祐建儲耳然則史

天子心況小人謂富因不預立英宗事與韓絕亦未可知而傳者又謂

富與韓同在中書日富母老矣一日語及宰相起復視

事者韓曰非朝廷盛事已而富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

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決不當起韓歎

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為恣自此二人稍龍川志有隙

此事則春恐富公之賢未應爾也而不克與韓終好者

功名間事雖賢者不免爭勝可畏哉歐於富有保持正

救功濮王之議富豈宜詆之其薨祭吊亦弗及何也富

憾在韓遂嫌及歐富於是乎有未弘矣富之賢他事可

稱極多若處韓或亦以為天下賢之吾弗信也韓之賢

吾於處富已見之邵氏後錄英宗臨御韓公進擬數宦

者策立有勞富遷官富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

功可書韓有愧色後韓帥長安為范克夫言其事曰琦

便怕富公也韓帥長安時富與韓絕已久而韓平心服

善肯為此言。歐公立朝，無一毫望德富公心。及歸田，猶
追錄政和初宣麻事。此六一居士文中，自云孝道三十
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之驗。而朱子之所為首取也。歟。
仁宗時，文孝博富弼為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
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
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得間見，是
不能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鎮此言可謂得御
臣之術，知相道矣。此言之入，未聞听納如何。仁宗詔除
猜防大臣條約，在嘉祐四年，則是鎮前此言。後彥博罷，
韓琦入相之初，尚未行也。鄭雍傳，雍為中丞時，二府謁
禁加嚴，雍歎曰：常招俊彥，列於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

足不及公卿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
府天子所政，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邪。於是援
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吾不知於雍之時
而尚如此。金劉祁云：宰相之職，佐天子治天_正，所患耳。
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_苦。若藥國勢安危，故當廣集衆思，
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於百官士流賢否，皆
當如家人美惡，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_用舍合公，以就
職業。而為望國者立法，使賓客不得詣於居第，其意毋
以防請託而私詢也。夫果察其私詢不公，豈可使為宰
相。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不宜猶爾防閑。唐
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於私宅見百官，而憲宗信之。卒

平淮蔡比其君臣遇合故能得人成此功名使凝齷者為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未必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相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而望其所用得人開見不塞豈不難哉然則此弊南渡後猶相習也國家立條約乃有猜防大臣之條是何法哉

按唐文外史○憲長今世類以稱按察使按宋人筆錄寶元中御史

憲長符國中丞仁宗問李淑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呂夷簡

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

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上頷之然則憲長御史大夫中丞之稱也

○歸魏公琦平生事業有願其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者有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有曰苟利社稷知無不為若湯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者此其力量為何如公嘗言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謗許人往往自許嘗許人云臨事若慮得是則定脚做更不搖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嘗自謂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許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此語所指固非一而莫大於英宗朝事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過族耳吾不懼也先是范公希文嘗勸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尹師魯以謂不然臨國家不

范公未必也

當更顧身錄此語者謂公雖重希文然性之所存以師
魯為愜公在仁宗朝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
繫西夏范公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經畧判官將命
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且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
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公乃區區過慎此所
以不及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
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退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
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公還至半途見亡者父兄妻子
數千人持故衣招魂哭聲震地為之悲憤掩泣駐馬不
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

范人未必也

也富韓公弼自汝州得請歸洛與康節先生隱居相通
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懼不為他人做了鬱
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早富雖
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二公皆有宋
第一流人物後人觀此而斟酌焉可以得師法矣呂頤
浩在江寧聞劉^苗之變亟至丹陽與張浚等會浚咨以
大計頤浩曰事不成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遂議進兵呂
之所言者其魏公之所自處者乎或問朱子頤浩何如
人曰其人處一時偶得他用不足道也

多角字

○韓魏公嘗言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駐延

此尤人可羞

以賜子作吏

在此類

安時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内，遽驚帷帳。公起，咤誰何。曰：某來殺議諫。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是時張元夏國用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爾，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蓋公平生嘗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擔許人。往往自許，蓋每如此，死在人心，自處非可許人之物也。

○韓公琦行狀：漢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尤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在議，英宗復詔罷之。而

臺諫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謗與人。歐陽脩遺事：漢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辯於朝。故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公不自辯，唯曰：今人以漢議為非，使我獨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媿於我。後人以漢議為是，而獨稱我，則我宜媿於二公。春觀韓公行狀：此中書事，公是宰相，蓋嘗自云共議，不言中書出於某也。而歐陽遺事又云：漢議初不出於公，及諫臺有言，公獨入辯於朝。故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歐公特舉政爾，此中書事也。若不出於公，何故獨入辯於朝？然則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推之

事理事勢可知已韓公若但一言有所陳說便死欲避

匿自解欲推謗與人公之賢不然所謂皆共議者於事

勢是自要云云耳亦非分謗也而又謂歐云云歐公亦

勢是自要當云云耳非不自辨也韓公行狀仁宗春秋

高繼嗣未立公數乘間伏奏以英宗判宗正力辭公復

按曰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則父子之分明矣

英宗既為太子尚^聖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

問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公之所以告仁宗者如此韓公

統承繼嗣之世遺事公一日奏對能直論以為太右既無親生子不幸

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為不順若更

懷猶豫聽讒候禍亂必由此起公之所以告慈壽者如

此龍川志公獨見英宗帝曰太右待我無恩公曰自古

聖帝明王獨稱為舜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

而子孽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

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公之所以

告英宗者如此家傳神宗既即位謂公近有欲以二大

國封漢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陛下

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

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公之所以告

神宗者又如此當方下三省再議時春知夾非韓公意

也英宗復詔罷之蓋中書當時雖韓曾歐有深悔其非

而不得不止者爾邵氏聞見錄富公怪魏公不關報撤

黨事有欲致弼族滅之地之語其恨魏深矣然至議尊
濮王則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
主上欺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見英宗
求去益堅遂除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絕富公之恨
在魏公不得不兼絕歐公也馬永卿論歐公云與魏公
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尊濮王同朝
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欲令魏公承當此事耳
韓公賢故不得不承當爾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
罪歐公則已知之矣當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長後彭
中丞親所奏又出於程子伊川之筆則天地大義生人
大倫既有定論矣後人如朱子下賡上者出亦稱以皇者

為不是又曰歐公說不是溫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
說斷不可君子定論之在人心其如古今皆一何歐陽
奏事錄仁宗既連失廢豫鄂三王更無皇子言者當以
國本不可不急余因大水言之至嘉祐六年諫官司馬
光等有疏論述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大者可也即道今
上舊名余等遂力贊之商量所除官且判宗正命既出
今上再三辭避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皆
知將立皇子若正其名命不由某受不受也遂降詔立
為皇子仍更名某皇子之稱在歐公始奏事時亦已然
矣奈何今乘先帝之死而下背上之有違人心天理其見
攻於當時固宜朱子嘗築精舍率諸生行釋菜禮於先

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先生從祀其祝文曰恭惟道
統遠自戴軒集厥大成允為元聖惟顏曾氏傳得其宗
逮思及與益以光顯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
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朱子蓋
以周程邵張司馬上比顏曾孟思氏也朱子又嘗曰此
道更先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
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千餘
載又生二程出來發明此理述朱子行狀者曰道之正
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如大明中天

今以在嘉
請初以手
大神清書
友誼、十款
公山以不志

昭晰呈露撰朱子行實者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
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
而後周程張子出焉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
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夫子之經得先
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
於無窮然則程朱之言自後人觀之雖謂之經可也凡
六經暨孔氏遺書顏魯曾思孟之所未及言者謂之擴前
聖之所未發尊奉而施行之可也若然其所不然不可
乎其可所謂特道之邦說非無徒也當時濶議前有
程伊川代彭中丞奏後有朱晦菴為其門人言者詳矣
歐公若生程朱之後及見大儒所言道統之傳有定論

世宗是武在焉。恩復欲行其邪說乎。

宗之子取事

御使乃足終

第及了道与後

英名一善無定

中者不作嘉靖

張德諫云從統

允澤嗣也。句聲

御廷議矣



